

# 文化自信背景下传统神话的现代讲述

——评上海出品动画电影《白蛇：浮生》

周文萍



由追光动画出品的白蛇系列第三部《白蛇：浮生》(以下简称《浮生》)终于在期盼与压力中公映。

期盼在于，早在2019年，系列第一部《白蛇：缘起》(以下简称《缘起》)就以唯美风格赢得口碑，开启了白蛇宇宙的故事构建。但前两部只是白蛇故事的前传和外传，讲述的是小白阿宣和青蛇的故事，并未直接讲述正传故事，第三部终于迎来正传故事，自然备受期待。

期待越大，压力也越大，《白蛇传》故事多次翻拍，版本众多，观众难免审美疲劳，《浮生》能否给观众带来新意，也令人充满疑问。

值得欣喜的是，《浮生》把握了新时代的时代氛围，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讲述了一个充满中国世俗精神的白蛇故事，并以现代眼光对许仙形象作了突破性的改写与重塑，完成了一部符合观众需求的《白蛇传》。

## 展现中国文化里的世俗精神

毋庸置疑，《浮生》诞生在一个国人充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广受欢迎的新时代：《唐宫夜宴》的火爆催生了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奇妙游”系列，李白走出《长安三万里》在春晚与观众互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到处是穿着唐代盛装的游客，马面裙走入百姓生活成为春节爆款。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已不仅满足于静止欣赏，而是亲身体验并将其融入生活。《浮生》应和着时代氛围，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丰富而有层次的展现，显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最突出的是中国文化里的世俗精神。影片名为《浮生》，意为人生，却比“人生”多了许多况味。李白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感慨的是人生短暂、转瞬即逝；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是日常生活，彰显的是世俗性。在白蛇的故事中，其他如人与许仙共度的一生无疑是短暂的，但这短暂世俗的一生足以令其放弃数百年修行，足见其对小白意义之重。而国人想象中短暂世俗的一生足以

令白蛇放弃数百年修行，又足见国人对世俗生活的看重。

《浮生》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宋代临安(今杭州)，天堂般的美景与唯美爱情相交织，美得令人沉醉。澄澈的西湖，汹涌的江湖，清幽的山涧，精巧的园林在银幕上如诗如画，画风也具有宋代美学风格。小白携手许仙在九溪十八洞上空御风飞行时，场景更有航拍一般的开阔壮观。

宋代临安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柳永《望海潮》说“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为充分展示临安的繁华之美，在场景上，影片在杭州地理的基础上结合《清明上河图》等资料设计了宋代临安的市井风貌；叙事上，影片将许白故事精心安排在一年之中，以中国传统节日为时间线索进行讲述，推进情节的同时将宋代临安勾栏瓦舍的市井风貌及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以满满的仪式感呈现俗世的繁华。从许白元宵节断桥相遇开始，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与人物命运相关联，吃青团、赛龙舟、喝雄黄酒、看花灯、钱塘江赶潮等民俗也一一呈现在银幕之上。片中最热

闹的是端午节龙舟赛，水面上龙舟手生龙活虎、奋勇争先，岸上观众人头涌涌、大声喝彩。最动人的则是许白婚礼，红灯高照，小白头上的簪花将其衬托得分外美丽，许白结发许愿、喝交杯酒等仪式一样不少，凸显出中式爱情的忠贞与浪漫。这些人间烟火也是生活艺术，显示出小白“在这平常人间，平安度此一生”愿望的美好。

《浮生》充满了日常生活的喜剧性。许白断桥初见，刚开始是岁月静好的浪漫，转眼就因许仙被拉去看病而打断，随着许仙一次次被人拉走又一次次出来后与小白在附近偶遇，小青在旁一次次高声说“好巧”，心知肚明的观众早已忍俊不禁。姐夫李公甫更是喜剧角色，说话迷之自信，初次见到小青，就忍不住打了一次狗拳(暗示其为前作的小狗转世)。守仙草的鹤童则是两个唠叨的胖小孩，每每因辩论琐碎而误事。

影片将现代生活场景融入宋人生活之中，富于喜剧性的同时也令人倍感亲切。忙得停不下来的许仙像极了今天繁忙的打工仔；小青被许仙姐夫催婚并安排相亲一段，也是当代被催婚的年轻人一个写照；而法海被姐夫换上常服送

去相亲更是令人捧腹。

《浮生》的奇幻想象也与市井生活融为一体。白蛇系列里最令人惊艳的原创角色、神秘妖艳的狐妖青坊主承担了重要的叙事作用：一场《西厢记》，机关设计层出不穷，主角却是令人捧腹的丑角形象，众人一边惊叹一边发笑，小白却被一声声的“假装”惊出冷汗；小白要去昆仑山盗仙草，投身进入的是青坊主开的博山炉；许仙要对抗法海的金毛吼，同样是青坊主给了他指点。

## 重塑了一个理想的许仙形象

《浮生》的核心故事是小白与许仙之恋，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如果讲不好，传统文化再美，视觉效果再炫，影片都不会得到观众认同。而对当今观众而言，这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里有一个最大的bug：许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软弱被动，甚至引狼入室、背叛白娘子的形象，与白娘子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抗争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中，观众对此没有太多反对，但在女性早已觉醒以及Z

旋律起，就验证了他和阿宣的关联，暗示着他对小白的倩谊。

《浮生》里许仙并不是一开始就勇敢的，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大夫，他仍然温文善良，也仍然在端午节见到小白原形就被吓得晕死过去，但与传统许仙形象不同的是，他对小白的爱情十分明确，并且在爱情中逐渐变得勇敢起来。片中一处细节是小白为消除他的心病，带他到花园去看(青蛇变出的)大草蛇，他一见大草蛇即一边大叫“娘子，快跑”，一边紧拉着小白的手逃跑；而在感觉要被大草蛇追上时，他一面大叫着“娘子，我死了”晕倒在地，一面还下意识地推开了小白，显示出在危难中对小白的关爱和保护。有此关爱，他在法海与白蛇大战时发现白蛇就是小白后仍然选择站在小白一边也就有了基础；他主动跟小白一起对抗法海，抢走他的法器，让小白得以逃脱，后来更是耗尽自己的精力对抗金毛吼，真正成为了小白的保护者。

许仙由懦弱到勇敢的变化自然值得称赞，但对当代女性而言，理想的爱人不仅仅要勇敢，还要有对于爱情的明确态度，《浮生》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的一幕：在法海面对许仙说出小白是妖，人妖不能相恋之后，小白决定在许仙面前现出原形，让许仙自己选择是否爱她。而许仙虽不无震惊，却仍然坚持对小白说出了他们成婚时的誓言：“赤绳早系，白首永偕。”当银幕上人蛇并肩共同面对法海的威压，许仙也就完成了从懦弱男子到理想爱人的完美转变。

《浮生》并未回避，在影片开始就借青蛇之口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我苦苦修行数百年，你为他中断修行之路，值得吗？”

虽然小白当时直接回答了“值得”(其实当时不回答更好，因为当时她们并不知道到人间的结果会如何)，但对观众而言，是否值得还要看许仙的表现。

一些评论认为《浮生》的剧情中规中矩，对故事没有太大的改变，事实上，影片最大的突破就在于颠覆了传统许仙的懦弱形象，重塑了一个与《缘起》中的阿宣相一致的、符合当代女性爱情理想的理想许仙形象。从许仙在小白面前吹奏起他“仿佛自来就知晓一般”的《何须问》

《浮生》的许仙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塑造，不少观众评价这一形象令人“眼前一亮”，忠实粉丝更在广州首映现场为许白婚礼送上了“份子钱”(电影票)。这一形象或许会成为《白蛇传》故事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毕竟，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白蛇传》虽然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但懦弱的许仙早已不能担负起国人的爱情想象，《浮生》给了观众一个圆满的解答，实现了这一传统神话的现代讲述。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江河流去，诗画入梦来。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收官，以丰富的电视节目表达方式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山图》《杜甫诗意图》《钱塘观潮图》等画作“活起来”，得到专家学者和观众网友的颇多赞誉，为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当代文化树立起文艺创作的标杆。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承载者，故宫博物院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总台及其他文化机构倾力协作，打造《诗画中国》等文化节目，通过创新节目内容和形式，将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发展动能，全力推进“活力故宫”建设，努力架起文化遗产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2022年，第一季《诗画中国》开先河、辟新径，以诗画合璧的全新样态和独特视角，为60余幅古代名画、70余首古诗文予以歌曲、舞蹈、音乐、戏曲、木偶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意展演，尽显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更是用独属于中华美学的诗情画意打动世界，获得第60届“亚广联”电视类娱乐节目奖，成就了一个现象级原创文化IP。

序章开启，当如何续写，又如何超越？

## 探源：从诗画看江河，从江河看文明

新一季的节目创作把准了一个关键词——“探源”。在求解“文明从何而来，文化何以形成”的问题中，展开新的恢弘画卷。

历数中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孕育与滋养；回溯中国传统诗画的题材与内容，江河又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对象和意象。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国的感怀、对生命的追问、对美好的感知等等都浓缩于这不舍昼夜、奔涌向前的江河之上。

《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以祖国的江河文脉为线索，以诗画为载体，从大家诗画中撷取地理人文线索，延续诗画融合的艺术表达和多元呈现的探索手段，从诗画看江河，从江河看文明，探寻中华文明奔流不息的源泉和脉络，展开了一部中华文明的重要图像志。

如果说第一季节目是一场“City-walk”式文化漫游，珍宝荟萃、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那么本季节目更像是一次深度体验游，震撼依旧但更具历史纵深感，令人回味无穷。

首期节目以长江为开篇，便是这场文明探源旅程的重要一站。

“万里长江万首诗”，跟随朗诵艺术家陈铎铿锵有力的浑厚声线，观众们以画中行者的视角，徜徉于明代画家吴伟的近百米长卷《长江万里图》卷中；舞蹈演员们以江为幕、踏水而来，呈现出一幅

# 寻根溯源，让文明奔涌不息

——评总台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

娄玮

故事，揭示出中华传统文化中风物与人文、笔墨与丹青、诗情与画意交相辉映的鲜明特征。在追寻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让博物馆里的书画藏品、古籍里的经典诗词“活”起来，让文明之源流淌进现实生活，成功打通了现代观众与传统文化的对话通道，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知、可亲可近。

## 开新：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江河以善利万物、润泽天下成就万古奔流；经典的魅力也在于超越时间，让一代又一代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属于每个时代新的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绝不仅仅是向传统文化致敬，更意在从传统文化宝库中获取灵感、汲取养分，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创造出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新时代文艺精品，擘画新时代精神图谱。

节目打破原有的观演模式，创新设置的“诗画手工班”环节令人眼前一亮。在开卷、品卷之后，邀请当代艺术家、美术爱好者、非遗传承人、高校学生、小朋友等等，接过先贤手中的“诗笔”与“画笔”，以现代人的视角进行“伴随式二次创作”，用浮雕、版画、3D打印等创意表达赋予经典以“时代品格”与“时代温度”。

第二期节目开启黄河的探源之旅，演员濮存昕化身明代画家陈洪绶，以《黄河巨流图》的创作者视角“入画”，在“活起来”的古画中演绎黄河波澜壮阔的磅礴之势与艄公搏浪而行的不屈精神。更多江河实景的加入，也为热气腾腾的中国文旅再添“加分”。在《黄山吟》《天下黄河九九道弯》等节目中，黄河及其流域的山川、峡谷、高原、清泉等美景被一一展现，尽显万里黄河的恢弘气势与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风范，每一个作品既是风景画，更是宣传片，引发各地网友们纷纷“种草”，把其中不少地方纳入自己的旅行清单。“中国之诗画”与“诗画之中国”相映生辉，再次彰显文旅融合的重要成果。

江河如带萦九州。与江河对望，亦是与历史相遇、与文明对话。《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饱含着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秉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自信，扬帆起航、驭风而行，开辟出当代人品味传统、体悟经典、传承文明的崭新航道。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推广者，我们乐见这样的节目不断涌现并日益深入人心。同时更坚信，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在创作者的精心打磨下，新一季节目必将更上一层楼，为新时代探索中华文化新辉煌注入澎湃活力。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

书间道

# 石头及其坠地的钝响

——读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坚韧之石》

李德南

阿提克·拉希米的小说有举重若轻的笔力。它由多种力量荟萃而成，善于营造或提取意象，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他的小说，是意象之诗，也是意象之思。意象成为连通诗与思，连通一切的桥梁。

《坚韧之石》《土地与尘埃》(花城出版社，2024)都写到战火中的阿富汗，让这片苦难大地上沉默的普通人得以发声。在《土地与尘埃》中，战火中的普通人，如尘埃一样轻，无关紧要。在《坚韧之石》中，战火中的普通人，尤其是女性，则如裸露在风暴中的石头，被日渐磨损，直至爆裂。

是的，石头可视为理解《坚韧之石》的核心意象。围绕着石头，《坚韧之石》中起码有三个重要的意象：坚韧之石、聆听之石与牵绊之石。

《坚韧之石》主要写一个无名女子在房间里护理她身受重伤的丈夫。窗外枪声不断，死亡与不幸如影随形。不省人事的丈夫躺在她面前，如一块石头。在恐惧和疲惫、愤怒和无望相交织的状态中，她独自言说，更多是对他说。

丈夫逐渐成了传说中的圣石，聆听之石。就像她所说的：“你知道，这块石头放在你面前……面对着他，你可以感怀你所有的不幸，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灾难……你向它倾诉心中的一切，那些你不敢向别人透露的事……石头倾听着你，吸收你所有的痛苦，你所有的秘密，直到有一天它爆裂，炸得粉碎。”

她对“聆听之石”诉说什么？诉说对丈夫苏醒的期待。诉说对丈夫的失望。诉说对丈夫种种恶劣行径的愤怒。诉说她所置身其中的夫权文化的野蛮。诉说战争的野蛮。诉说周围世界的黑暗，也诉说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比如丈夫的父亲善良与温情。诉说个人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诉说中，我们得知她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诉说让

我们得以理解一颗苦难的心灵。

不过，关于她，也并非“苦难的心灵”能够一言以蔽之。她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具有复杂性格，且性格有多面性与变化性。她是善良的，能忍耐，会撒谎，有些小狡猾，也会有种种恶作剧。这些成了她得以活下来的手段。于她，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力量”。

拉希米的作品时常涉及绝望与意志的角力，不是每次都能绝处逢生，可是抵抗的意志总是在那里。惟有抵抗，才有可能存活；惟有抵抗，才有可能在苦难和痛苦中获得解放。

相比之下，他——她的丈夫，是一个扁平人物。他好战，盲目，自私，不尊重女性。他如同石头一样顽固，没有人情味，也不懂得爱。而且，好像从来都如此，从来没有变化。哪怕是昏迷很多很久，又苏醒过来以后，哪怕是在她对他诉说了很多以后，一切都没有变化。当他苏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她，像以前一样。两块石头互相撞击。最终，他因为顽劣而失去生命。在他不情不愿地打她时，她也义无反顾地伸手够住了匕首，把匕首插进他的心脏，“没有一滴血喷涌出来”；而她，在血泪中重生，“风起，候鸟飞过她的身体”。

这样的结束方式，像是现实，又更像是一个寓言。小说结束于思，也结束于诗。唯其如此，《坚韧之石》格外地发人深省。

这部小说的篇幅并不长，可是读者在阅读时却不觉得它是短的。它的很多细节和情节的安排非常巧妙。情节和细节之间的空白、对应或反转，让这部小说从有限通往无限。在这一点上，它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还有《许三观卖血记》。

在《坚韧之石》中，语言与记忆同样是石头般的存在。我们不妨称之为牵绊之石。这牵绊，与拉希米的遭遇密切相关。

他1962年出生于喀布尔，1980年自阿富汗辗转至巴基斯坦等地，于1981年抵达法国，后来以难民身份在巴黎索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土地与尘埃》是拉希米首本正式发表的小说，用波斯语写成；《坚韧之石》则是他第一部用法语写作的小说，2008年获龚古尔文学奖。

拉希米曾说过：“用波斯语写作时，我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而我习得的语言，我选择的语言，让我有了表达思想的自由，让我远离了自我审查，远离了自幼形成的无意识的羞耻感。”语言的转换，还有移居，都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可是，旧有的语言、记忆，还有曾经的生活经验，对他始终会构成某种牵绊，也会对他的写作起到塑造的作用。这种牵绊，很难用两言两语说清楚，唯有在具体的阅读中，我们才能切近地领略。

阅读《坚韧之石》，我们仿佛不时看到石头从荒山上无可阻挡地坠落，传来一声又一声的钝响。那些声音未必尖锐，却让我们的心灵感受到某种沉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声音来自遥远的国度，来自我们所陌生的、起码不那么熟悉的土地。可是，当它们抵达我们的心灵，我们依然会深受触动。小说里涉及的爱情、亲情、婚姻、战火、文明或野蛮种种问题，也是我们所关切的。它们是共鸣与回响得以产生的路径。

拉希米的小说也深具文学性与个性。他笔下的一人一物，一词一句，如磁石般吸引人。他以简约的语言书写丰厚的生活和复杂的历史。这些文字被写下之后，仿佛就有了魔力，召唤我们阅读，穿过漫天黄沙，去往一个我们所陌生的世界。它们召唤我们去听，去听……

(作者为评论家、作家)